

# 小满田园 诗意大顺

赵 阳

的农家新居。车停新集和美乡村，道路硬化，夜晚亮化，污水管网户户通达，垃圾分类有序处置，曾经的零散村落，如今变成宜居宜游的美丽家园。随意走进一户卜姓安居的两层小楼，庭院整洁雅致，草木幽深，窗明几净，勾勒出一派安然祥和。参观完小院，年届“耳顺”的卜老汉陪同我们走出门外，眉眼间尽是踏实的笑意。放眼四野，菜园连片成行，蔬菜肥厚鲜嫩、青翠欲滴。田埂旁、庭院边，油菜、小麦、蚕豆地里的庄稼颗粒饱满。卜老汉的老伴，本在田埂上采摘着蚕豆，看我们到来，挎着竹篮赶过来，眉眼间满是“丰年留客足鸡豚”的朴实，她把我们当成了外地过来参观的客人。

大顺镇地处瓦埠湖东岸、瓦东灌区末梢，浆水成洲，结阜成岗，过去曾是寿县的“老灾窝”，现在根治了水患旱魔，成了江淮一带的“聚宝地”。在这片土地上，特色种养遍地开花，“红颜”草莓鲜甜多汁，“羊角蜜”脆嫩清香。乡间流传一句质朴俚语：“青瓜梨枣，逮到就咬；吃了就忘，啥事没有。”我们深入陶巷村的瓜棚莓垄里，大快朵颐，委实过了一把儿时田间随采随吃的瘾。

从瓜棚出来，放眼环视，不远处的野菜梨开得密密匝匝，晚莺啼声婉转，石榴花红似火，布谷鸟林间啁啾，声色相融，意境悠远。千年之前，欧阳修曾叹：“田家此乐知者谁，我独知之归不早。”而今，这份古人羡慕的田园安乐，早已成为大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。小满未满，盈而不溢，恰如人生至理；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大顺人深谙此道，于小得盈满中守初心，谋长远。

车行阡陌间，眼前景致又添一层灵动。翁卷曾在《乡村四月》中吟道：“绿遍

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”五月的大顺，绿意浸染每一寸土地，田地覆翠，平野铺青，河渠纵横，塘泊相连，水光映着天光，一片亮莹澄澈。打开车窗，虽然没有诗词中的“雨丝”，但空气里满是清新的草木清气和温润泥土的香味。翁卷《乡村四月》后半句中说：“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确实，今日大顺到处都是了一幅繁忙有序的农忙图景。油菜还没收割完毕，小麦即将进入收割季节，水稻插秧已箭在弦上。但昔日牛耕人插的辛苦场景，如今已变成农机担当主角的景象，收割机收、割、扬一体，旋耕机犁、耙、粉全能，插秧机、抛秧机匀速作业，土地实行规模化种养，现代化农事让农耕活动更高效、更轻松。田埂上虽见人影穿梭，繁忙中已没有疲惫愁苦。乡亲们的脸上，只有丰收的底气与生活的希望。曾经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艰辛，已被和美乡村建设的春风，化作“耕耘有奔头、收获有甜头”的踏实与喜悦。绿遍大顺，水满田畴，人勤春早，物阜年丰，翁卷笔下的江南盛景，在江淮腹地的大顺，有了更为动人的当代版本。

走进大顺镇的村落庭院，总让我想起范成大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：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眼前泛起一片烟火意趣；清晨时分，男人们下地耘田锄禾，女人们在家料理家务，人人有事做，家家有奔头。村庄里无论老少，都是各尽其能，各安其业，人尽其才，一派安居乐业的祥和气象。节假日里，孩子们学着大人的模样，在庭院的花坛和院外的菜地中培土、播种、浇水，认真学着种瓜种菜。千年之前，范成大用童趣之

□诗 歌

## 双 遗 杏

赵少刚

同一月光穿过宋瓷与玻璃  
照见你身上的露珠  
活成一棵古树，要历经多少星辰

候鸟在枝丫间短暂寄存的故乡  
雨水反复临摹你，却带不走的影子

孩子们捡起你写的秋天

把它夹在《唐诗三百首》里  
在纸页间拼成半枚旧月亮

一千多年了，仍有新枝  
从枯去的身体里长出

确定那缕见证过盛世  
落在你们身上的月光，仍是今日所见

□随 笔

## 走 过 桐 城

孙 瑞

恰逢小长假，单位组织了一场红色文旅之行，目的地便是安徽桐城的孔城老街。此行不仅是寻访古街烟火，更是赴一场文化与红色记忆之约，而那句流传数百年的“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。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”，也成了我心中此行最期待的文化注解。

清晨六点出发，驱车两个多小时，我们顺利抵达这座安徽省历史文化名镇。刚踏入孔城老街，古香古色的景致便牢牢抓住了目光：青砖铺地，灰瓦覆顶，木质老屋与阁楼依街而建，一排排错落有致，尽显古朴韵味。脚下的青石路被岁月磨得温润，棱角间藏着时光的印记，每一步都像是踏在厚重的文化积淀之上。

老街两侧，当地居民支起了特色摊位，桐城三宝——桐城小花、桐城水芹、桐城老酒，在老街中随处可见。醇香的桐城老酒、精巧的手工编织品，令往来游客流连其中，满是市井烟火气。

沿街的老宅古朴素重，其中一处门头赫然写着“军魂——革命军人红色记忆珍藏展”，我们缓步走入瞻仰。展厅里的老物件，仿佛把人拉回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，每一处痕迹都在诉说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坚守。不远处的老建筑上，一副“东当铺西当铺东当铺当东西，来钱庄去钱庄来去钱庄钱来去”的楹联格外醒目。而最让人驻足的，当属孔城影剧院：斑驳的墙面刻满岁月沧桑，这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，曾是文艺演出的、电影放映的热闹场所。影院大门上，《中华儿女》《江姐》等老旧电影海报依旧清晰，让我们沉浸式感受到红色文

化与岁月情怀。桐城的地域文化更为这座古城添了几分韵味。飘香的桐城老酒，藏着诸多流传已久的佳话；何仙姑点酒、汉武帝射蛟用酒、六尺巷酒德、孔城杜康会……其中最广为流传的，便是何仙姑点井成酒的故事：相传龙眼山下有户何家酒坊，夫妇心地善良，常接济路人。八仙之一的何仙姑化作乞丐前来讨酒，店主毫无嫌弃，慷慨相赠。为报这份善心，何仙姑用拂尘轻点院中井水，井水化作美酒，店家无需酿酒，生意日渐兴隆。可一年后何仙姑再度到访，店主却叹气说：“酒虽好，却没有酒糟喂猪。”何仙姑听罢，挥笔留诗：“天高不为高，人第一高。井水当酒卖，还说猪无糟。”题诗之后，井水便恢复如常。这个故事让桐城人始终谨记：人心不可贪，知足方常乐。

老酒的故事耐人寻味，而桐城更有让人明事理、懂谦让的“六尺巷”。

六尺巷坐落于桐城市区西后街与环城路之间，全长百余米，宽仅两米，巷道由鹅卵石铺就。东侧立着“礼让”石碑坊，西侧是“懿德流芳”石碑坊，亭台轩榭错落，曲水回廊相连，兼具江南园林的婉约与传统文化的厚重，景致雅致。漫步其间，游人纷纷品读这份传承千年的礼让精神。踩着圆润的鹅卵石，那句著名诗句在心底反复回响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踏上归程。回望这条百米六尺巷，忽然觉得人生亦是如此：我们终其一生，总在争抢名利、计较得失，可到头来，那些执念不过是脚下方寸之地。车子缓缓驶离，心底却因这场旅行变得敞亮而通透。

□随 笔

## 于 寂 静 处 绽 放

郑凌红

无尽之夏翩然而至，恰似高烛照红妆。

季节胸襟广阔，迎来新花怒放。偶然遇见一树白绣球，树，两米多高，身披绿白色。花形硕大，花序如球，初见有花团锦簇之饱满，更自然联想起“抛绣球”之种种。

《西游记》中，唐僧之父陈光蕊在新科中状元后，骑马游街，恰逢丞相殷开山之女殷温娇抛绣球招亲。绣球砸中陈光蕊，于是被迎入相府成婚。而后记游中，唐僧师徒四人路过天竺国，天竺公主也抛绣球招亲，唐僧被绣球砸中，因属僧人而憾未成婚。元杂剧《破窑记》中，大富豪刘仲实为女儿月娥抛绣球招亲。同样地，元杂剧《金钱记》里，新科状元韩翃被长安府尹家小姐以绣球打中而成婚……

由此可见，“绣球”是媒介，串联情与爱。而在文人笔墨之下，乃一片诗情。历代诗词中，绣球花常被描绘成“蝶”“雪”“玉”等意象，展其灵动，彰其唯美。

白居易作《紫阳花》：“何年植向仙坛上，早晚移栽到梵家。虽在人间人不识，与君名作紫阳花。”杨巽斋《玉绣毬》中描述道：“纷纷红紫芳菲，争似团酥越样奇。料想花神闲戏扫，误随风起坠繁枝。”张昱在《绣球花次兀颜廉使韵》中描述道：“绣球春晚欲生寒，满树玲珑雪未干。落遍杨花浑不觉，飞来蝴蝶忽成团。钗头懒戴应嫌重，手里闲抛却好看。天女夜凉乘月到，羽车偷驻碧鸾干。”

绣球花，别名紫阳花、草绣球、粉团、八仙花，常有蓝、紫、红、白、绿诸色。无尽夏，是其中一品种。

光听这个名字，就心动。犹记多年前的初夏，路过南京。听人说，中山植物园北园绣球坡爱慕者众，众芳云集，行走其间，仿佛进入“莫奈花园”，一时怦然欲往，无奈俗务缠身，只能擦肩。

很多时候，错过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。一朵花如此，一个人亦如此。你来了，我不在。我在场，你又离开了。我们彼此擦肩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找寻，肩负着自己的行囊，按着自己的节奏马不停蹄前行。但人世间的坚守与独自芬芳，总值得期待，总值得奔赴，因为总有些说不出的幸福如绣球花般次第上演，自带惊艳。

这是我眼中的“无尽夏”。

也许无关一朵花，无关时节，更像我对待夏天的态度。世上所有的美景，皆生发于内心。你想呀，夏天的花并不多，很多花儿都在春末匆匆辞别，不带走一片云



夏日一瞥

代宜喜 摄

□散 文

## 淮地小满浅浅盈

刘文勇

是樱桃红透枝头的笑脸，透亮红红的樱桃，如青春期的少女，玲珑娇艳，晶莹剔透，它那透心甜的滋味，顿时被时光定格。八公山的果园，樱桃挂满枝头，抢出绿叶的果实通红耀眼，红彤彤的樱桃，圆润小巧，如晶莹剔透的宝石。外皮光滑像婴儿的皮肤，闪烁着锦缎般诱人的光泽。四邻八乡的游客，不约而同共赴八公山樱桃的甜蜜之约，兴高采烈地在果园里采摘、品尝，共同畅谈八公山的岁月浪漫。游客们醉了，八公山脉与森林的喧闹与丰盈，好像成了淮地的闹市与节日，游客们纷纷赶赴好客山乡的绿色樱桃盛宴。淮地的丰盈，还有甜杏的丰满。橙黄的杏子带着红晕，皮薄而细腻，果肉又绵又软，仿佛一触即破。鲜嫩多汁的甜杏，嘴角一碰浓郁四溢，美味香甜，如同饮下糖罐中的蜜汁。

小满的境界。小满是大自然的轻吟低语，生命酝酿着丰盈的果实。这个充满诗意之韵的日子，能够窥见万物的真谛与天地的奥秘。阳光嫣红多姿，映照出天空的湛蓝与云朵的洁白。乡间广袤无垠的田野，麦子的籽粒开始饱满，大地如慈祥的母亲，用温暖的怀抱孕育着即将收获的麦子。金色的麦田，麦穗带着希望带着梦想，智者般怀揣着即将饱

满的深邃，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摇曳生姿，仿佛是大地的裙摆，在风的吹拂下掀起波浪，翩翩起舞，好像告诉谁人：走向饱满，走向丰收，天意必然。准人农家院落的石榴树上，花苞初绽，吟哦着氤氲般的红艳。淮地溪流清澈潺潺，水波轻漾，咏颂着澄澈的乡村歌谣；鸟雀欢鸣，穿梭林间，送来初夏的祝福。盈满有余的小满，心怀吉祥，步履轻盈，是生活的诗篇，是吉祥的韵律，伴随着准人走向崇高的认知境界。幸福的小满充满阳光，充满慈爱。乡野的田间地头，芬芳的清新空气，传递着大自然恩赐的大爱。小路边小溪旁的野花彩虹般开放，红黄紫，五彩斑斓，散发各自一瓣心香。大地变成调色盘，将淮地世界装点得绚丽多彩。弥漫飘逸的馨香浸入到淮河儿女的五脏六腑，抚慰着男人们健壮的条条脉络，拨动着敏感的澎湃神经。小满岁月的沿途，逡巡着浓浓绿意，光阴曼妙，耕耘着时时处处的情缘。小满未满，往事随风，浩荡的情意，在栀子花树上留香，花白如雪，玉般花瓣，尽显华贵。端庄素雅的栀子花，洁白清丽的脚步，走过温柔涟漪，苍痕阶绿，草色帘青，踩着青涩走向葱郁。小满的境界，花半开，酒微醺，月缺半，不求全满，美在牵念。天道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写道：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”《菜根谭》里说：“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醉，此中大有佳趣。若至烂漫醺酣，便成恶境界。履盈满者宜思之。”这是小满的境界。小得盈满，不是大满，有进步的空间，有后退的余地。人生若自满，则无法进步；人生若不露，则会欲望缠身，而小满正好。小满，小中有余地，满里藏欢欣。小满充满期待，不断成长。人生最好的状态，是小满。

小满的丰盈。小满，是夏的序章。阳光亲吻麦田，麦穗低垂着头，如初嫁新娘般的娇羞。即将成熟的麦子，是大地写给天空的情书，每一粒麦子，都是阳光与雨露的密语，诉说着走向成熟的愉悦。粗大硕壮的麦穗，欢迎广袤无垠的金色波浪，在热风中摇曳，在金阳中璀璨。金黄的麦芒细如针尖，刺穿岁月的虚空，以坚实纯真的金子般色泽，涂抹淮地亮丽的底色。麦穗以饱满的姿态，迎接淮农收割的礼赞，送给农人希望的丰盈，这是岁月的馈赠。淮地麦田里的每一粒麦子，都蕴藏着整个夏日的金黄甜美。麦穗，是大地的守望者，更是守护者。在淮地的田野上，璀璨而坚定。即将成熟的麦穗，守望的不仅是土地，更是生命，是淮农的汗水，是准人家庭的希望。麦穗金黄的色泽，照亮淮地田野的角角落落，用饱满的穗实籽粒，支撑淮人生活的重担。当暴风雨来袭，麦穗不思退缩，却以坚韧的姿态，守护着淮水淮人的土地。淮地麦穗的每一粒麦子，都怀有对淮地的深情厚意。小满盈满，